



光溪桥

## 春到鄞江： 失落的“小溪”

### 光溪忆旧

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燮军是鄞江镇建岙村人，讲到他擅长的魏晋南北朝史，唐教授总滔滔不绝眉飞色舞，而每每说起他的家乡鄞江，言谈间往往流露出复杂的感情来。

1995年出版的《宁波市志》曾有定论，唐长庆元年（821），明州州治从“小溪”来到三江口，是为宁波城市格局的一次重要变动。“小溪”，一般认为就是鄞江镇。在这里，流传着一个关于早期宁波的传说。再加上，还有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它山堰，吸引着当代学者追根溯源。

这片土地埋藏何种神秘基因？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上周，趁着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好天气，记者约上唐燮军，回了趟他的老家，有些关于鄞江的故事不如听鄞江人自己来说。



唐燮军在它山堰

唐燮军一脚油门，开到了樟溪的上游，“从这里开始讲比较清楚”。

樟溪，鄞西一条重要的河流，发源四明山，分大小皎一路奔腾而下，经章水、龙观至鄞江镇。皎口水库建造前，这是一条神秘莫测的河流。唐燮军幼年时，见过它发怒的样子，一到汛期，水势之凶无遮无拦；同时作为鄞西母亲河，它也哺育了这一带的人民，孕育绝美的山水风光。

樟溪至鄞江镇分流，经著名水利工程它山堰一分为二，北面称光溪，南面称鄞江。二水横向穿过鄞江镇，北水流入南塘河，一路向东北方向直通日月湖；南面汹涌入奉化江，伴浪涛声、海潮声，奔腾千年。

关于鄞江镇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两条江说起。唐燮军指着光溪上的鄞江大桥说，在这座汽车桥建成前，连接光溪两岸的是官池墩。约有三米宽的条石垒叠在河面上，划出一道长约百米的弧线。堰西，将上游之水汇成一个池塘，称官池塘，可以停泊船只。鄞江镇居民也可在此取水饮用、洗涤、灌溉，免去咸潮侵蚀之苦。1978年，官池墩被废，现仅存一小段遗址，作为它山堰配套水利遗存，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有幸的是，1976年，在鄞江镇拍过一部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，电影里，记录了官池墩原貌。

官池墩北，与光溪桥相连，两者均始建于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由县令沈继美率民夫所建。光溪桥，又称许家桥，是一座单孔石拱桥，跨度在现存单孔桥中仅次于中村白云桥。现存桥体为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重修后的产物，东西两面桥孔各悬石匾一块，东刻“光溪桥”，西镌“四明首镇”。两面还有桥联，其一曰“环溪分月影，长涵蕙水文澜；虹桥联古道，遥通百里舟车”。

桥北沿河的光溪街青石铺路，黛瓦粉墙，百年风貌竟未大改。唐燮军学生时代常在这条路上走，他记得路边的医院、对岸的学校、街口的冷饮店，还有洪水湾闸门下游的航船站。“初二下学期，有一次陪同学去宁波追女孩，女孩家住今天的南塘老街，坐车去，坐船回，沿着南塘河，坐了几个小时的船才回到鄞江桥……”

2000年航船停开前，光溪街一直是鄞西浙贝、毛竹、杨梅等山里货和三江口南北果品的重要集散地，人来船往，店铺林立。而今老街风貌犹存，最有名的还要数鄞江镇桥头龙虾店。

### 它山堰旁的少年

它山堰，对唐燮军来说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他曾在它山堰旁的鄞江中学旧址读书六年。从宿舍楼窗口望下来，就是这长长的堰坝。

唐燮军说，在他印象里，它山堰旁曾有一大一小两座庙，学校占用了其中较大的那座庙，建成宿舍。少年时，他曾无数次在堰堤上跑来跑去，数上面的条石数，不知为什么，每次数的结果都不一样。他还曾在对岸坡地念诵课文，在水里摸鱼捉虾，而今回想起来，与它山堰朝夕相伴的日子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竟然还是满足“口腹之欲”的片段。

前几年，唐燮军撰写宁波水利志，重新梳理它山堰在宁波水利史上的地位，史料记载与少年时的记忆两相结合。他在书里写：“唐代中叶以降，尤其是宋代，甬上先民在河网和湖泊中修筑了大量的堰、埭、碶、闸。这类水利工程一般规模不大，费工较少，但作用重大，譬如位于河网之上的堰闸，除蓄泄有时外，还能截断倒灌海潮与内河的联系。这其中最著名的水利遗存，就是由王元暉主持兴建于唐文宗太和七年（833）的它山堰”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它山堰并不是一个独立工程，王元暉考虑到大暴雨后泄洪能力不足，还在南塘河上分别建乌金碶（上水碶）、积渎碶（下水碶）、行春碶（今石碶）三座碶闸，启闭蓄泄，使堰和碶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。

它山堰，记录了历代宁波地方官勤政爱民的形象。1214年，鄞县代县令程覃，见它山堰沙雍水滞，捐田40亩，组设淘沙机构，对堰上下作常年疏浚。1242年，庆元府知府陈埜分别在它山堰上游建3孔回沙闸以阻沙入河。1536年，鄞县知县沈继美修理它山堰，始用石板置立堰口，再用方石柱加固，并加高堰身一尺。1857年，宁绍台巡道段光清捐资重修它山堰。1995年，国家文物局投资130余万元，完成它山堰保护维修工程……

“一座它山堰，就是一部宁波地方史。”唐燮军说。

### “小溪”之为传说

作为历史系教授，唐燮军主治魏晋南北朝史，对南朝刘裕征讨孙恩一节研之甚详。

记载中，宁波最早的城址——慈城城山渡句章故城便是毁于孙恩这位中国海盗界的鼻祖之手。而被辛弃疾形容为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，当年是东晋将军刘牢之手下的一名军官。在抗击孙恩的战争中，刘裕奉命戍守句章，几场大战之后，终使孙恩退出甬江口。

仗是打赢了，但句章何去何成了一个未知数。有人说，孙恩之乱即公元400年后，句章县治便从城山渡迁到了“小溪”；也有人说“小溪”之说为误传，城山渡后，废城即迁到今天的宁波老城区范围内，与刘裕守城故事有关的、位于今宁波西门口外的筱墙巷就是一大证据。

在唐燮军看来，鄞江镇是适合人类繁衍的地方，山脚平原上山可以打猎，下地可以种水稻，至少不愁吃穿。不过，宁波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展开针对“小溪”的考古调查并不支持这一想法。

从考古情况看，不仅没有任何城址迹象发现，连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都属罕见，相关报告基本上排除了历史上这里曾建有县级以上治所的可能。

“作为鄞江镇人，哪怕再希望‘小溪之治’为真，给家乡史加上一个繁荣的曾经，也必须尊重史实。”搞历史，讲究“二重证据”，地上与地下相结合，最终得出结论之前，还是谨慎为好，唐燮军说。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 实习生 张雪娇